



帝系部

大上皇 皇太后 誕皇子 皇帝登極 潜龍舊地
 皇帝慶壽 皇后 宮嬪 皇太子 皇子 公主皇孫附 親王 宗子 潜龍舊學 潜龍故人

外戚

人道部

師 交文 定交 擇交 附 故交 市交 息交 父執 先交 附 主賓 館賓 附

寺文集

4加3
160
5



3
160
5

史志要記
學堂圖書

和
8

卷之五
禮記
子知
刊編

太上皇

太上皇者天子之尊也... 此天地之尊也... 天下之尊也... 禮記卷之五... 子知刊編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十九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帝系部

太上皇

羣書要語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
不類治國不欲言帝也漢紀注人之至親莫親於父母故父有
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漢高詔尊
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
至也萬章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



利
268
5

我於無過之地唐穆宗詔

古今事實

堯禪舜

堯老而舜攝

舜禪禹

舜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終朕師

追尊太上

秦追尊堯襄王為太上皇

請上尊號

漢高祖詔曰朕被堅執銳帥士卒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

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令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上一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曰皇帝雖子之主

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今王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侯

上朝太公擁篲迎門欲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

何以我亂天下法帝心善家令言

置酒誇功

淮南王等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太

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神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

多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逍遙晚歲

唐高祖謂裴寂曰公為宗臣我為太上皇逍遙晚歲不亦善乎

置酒歸德

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上皇大說

付託得人

太宗朝突厥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上皇問擒頡利歎曰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置酒凌煙閣公卿迭起為壽

諫幸九成

太宗詔幸九成宮馬周上諫曰太上皇春秋高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里萬一大上皇思感欲覓陛下何以逮之今茲本為避暑

行太上皇執處而陛下走涼處溫清之道臣所未安

遷居西內

元宗次蜀郡皇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遷蜀居興慶即南內後皇后張氏稱與政事多以私謁撓權遷太上皇居西內

降詔內禪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丙子高宗降詔內禪上即皇帝位太上皇移御德壽宮皇帝攀戀垂泣步出祥曦殿門負用扶駕至宮門弗肯上太上皇謝再三命左右扶掖以還

再世內禪

淳熙十六年正月辛亥上宣諭周必大等曰朕年來稍覺倦勤欲自出間禪位於皇太子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

皇太子即位朕移御重華宮

古今文集

雜著

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

文粹

維永貞二年歲次景戌正月景戌朔皇帝臣某稽首再拜奉冊
言臣聞上聖玄邈獨超乎希夷強名之極猶存乎罔象豈足以
表無為之德光不幸之功然稱謂所施簡冊攸著源流道德感
於精誠仰奉洪微有以自竭伏惟太上皇帝陛下道繼玄無業
績皇極膺千載之休曆承九聖之耿光昭宣化源發揚大號政
有崇本不檢慶裕格天恩翔春風仁育群品而功成不處寒象
去之曰神善於冲人想汾陽以高蹈體堯之德與神同符其動

也天其靜也地魏魏事表無得而言故茲寡昧厲膺大寶懼奉
傳歸之業莫申繼述之志夙夜兢畏惟懷永圖今天下幸安皆
睿訓所被而未極徽號孰報君親是以百臣庶官文武之列抗
疏於內方伯藩守億兆之衆同詞於外請因壽曆以播鴻名臣
不勝大願謹上尊號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帝三朝獻壽之辰應
五紀啓元之始光膺徽稱允協神休斯天下之慶也

上 太上道君皇帝尊號玉冊文 汪藻

維靖康元年歲次丙午八月某甲子朔某日某甲子皇帝臣
名稽首再拜奉冊言臣聞道之大者理謝形容名之尊揖為絕
稱謂知脫從萬乘批糠唐虞獨超希夷事出倫表欲贊之美孰
為端倪歟應帝王之運者既同乎人則殫臣子之誠者烏得無

述恭惟 太上道君皇帝陛下。庶稟聖之緒。輯三神之休。爰自
踐履。不圖勵精求治。克相民欲。納之太和。用能二十餘年。德業
停恪。萬物欣樂。各成其天。視區中無定爲者。迺委神靈。襄裳
去之。明黃屋之非心。聽元珠之他得。全以所覆。昇之冲人。方且
高蹈。殊庭。和神秘錄。泯雷聲於淵默。凝泰定之天光。言念父有
成功。必傳之子。子克嗣事。敢忘所天。是用夙夜靡違。力圖報稱。
而群情雖切。備範未昭。幸今方內底寧。歲豐兵卻。車書文軌。指
日可同。豈寡昧克堪。實慈訓所致。宜稽典禮。仰正鴻名。臣不勝
太願謹奉玉寶上尊號曰 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伏惟
太上皇帝陛下與神爲友。游物之初。遵汾水而懸華。及訪廣成
而追大塊。玩其清淨。福我邦家。億萬斯年。爲衆父母。臣誠欣誠

躍頓首謹言

皇帝師侍臣請 德壽宮恭請加上 光堯壽聖憲
天體道太上皇帝尊號表

臣御名言近帥群臣上表恭請加上尊號曰 光堯壽聖憲天
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伏奉詔答未賜俞允者脩
千二百歲而爲皇時甫周於七袞觀二五六經而建號慶允屬
於雙親事冠古今喜均家國謂俞音之亟下何謙柄之猶持率
籲群心游于睿聽臣御名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仁由乎性
斯能傳施以無爲德本乎誠乃可健行而不息經武故一怒而
安天下緯文故七旬而格有苗信哉四事之蕪卓矣百王之冠
飛英聲而騰茂實當陳漢家掌故之儀因壽曆而播鴻名更邁

事文類聚前集

唐帝應乾之冊恭惟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陛下心
 潛溥博身濟艱難方垂衣而視天民乃褰裳而陋神器豈國獲
 寅恭之報延年昭安樂之功春秋何止於八千甲子正踰於四
 百視陶唐異位之載固可萬斯小周室卜年之期徒能此允
 謂生民之未有豈特古來之所稱匪行微稱孰彰榮遇非不知
 功成弗處道廣難名縱益千言於尊崇乎何有矧如八字在揚
 厲以不踈然而神天之祐不可虛華夏之請不可遏伏望沛然
 出令許以消休設黃麾於大庭鑄白玉之新牒上德不德以有
 德祈勉副於輿情屢書特書不書將繼脩於慶禮謹再奉表陳
 情以聞臣御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玉堂雜記

周必大

太上初遜位上尊號時陳丞相康伯當國集議定命學士洪景
 嚴遵撰議文然後降詔某時任察官心知其非而無由改乾道
 六年郊祀禮成加上尊號某在翰苑始引唐故事乞上率群臣
 過宮表請既允然後降詔國朝止有人主上母后尊號故冊
 文稱嗣皇帝靖康上教主道君之號徐丞相處仁已命汪彥
 章藻代作冊文會有疆事不及行禮紹興三十二年初上德
 壽尊號乃承例用嗣皇帝乾道六年上既表乞加上尊號而
 院史寫表亦稱嗣皇帝私謂未安謹按唐明皇傳位後頗真卿
 議肅宗不當於宗廟稱嗣皇帝况親奉表德壽乎以白虞丞
 相允文丞相難之必令尋例某思建炎以後遇節朔選拜
 徽宗表是時翰苑多名士必不誤用乃督吏搜舊牘明日果得

表本一冊止稱皇帝又按韓文順宗實錄載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亦稱皇帝臣某此最可據其議遂定

皇太后

羣書要語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漢書親嘗稱制坤育天下陳琳傳為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孫扶救文帝祖母稱長樂宮帝母稱長信宮漢官儀

古今事實

二世賢后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詩

輒王諸呂

惠帝崩呂太后臨朝稱制迺立兄子呂台祿產呂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太后崩上將軍祿相國產顯兵政恐為大臣所誅因謀作亂

含飴弄孫

後漢明德馬皇后云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太練食不求其飲率下也但吾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

斥去靡麗

煬帝立和熹鄧后臨朝常以鬼神難徵淫祀無福乃詔有司減大官道宮尚方內省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功

始謚母后

漢世母后無謚。至於明帝始建光烈之稱。蔡邕謚議

不許臨朝

魏文帝著令不許母后聽政。宋高祖遺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

革唐為周

高宗晚病，風不支天下事。一付武后，進號曰天后。中宗即位，天后稱皇太后。廢帝為廬陵王，自臨朝。因改國號周，自稱聖神皇帝。欲以武三思為太子，賴狄仁傑言卒復唐嗣。

垂簾聽政

章獻明肅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聽斷儀式久而未定。謂欲每議大政，則皇太后坐，後殿朝執政朔望則皇帝坐前殿朝群

臣其餘庶務獨令入內押班雷允恭附奏傳命。中書樞密院平決之。王沂公曾時判禮儀院，乃采用蔡邕獨斷所編東漢故事。皇帝在左，母后在右，同殿垂簾。中書樞密院以次奏事，如儀人心乃定。王文正筆談

諫服交冕

明肅太后從謁。太祖詔禮官草儀，倭者密請曰：陛下垂簾，尊稱山呼及輿服皆王者制度，豈當以后服見。祖宗耶。遂下詔服交冕，諫疏交上。薛簡肅公立朝，塞諤不文。其談簾外口奏曰：陛下大謁之日，還作漢兒拜耶。女兒拜耶。明肅無答。是夕報罷，澠水燕談。

還政天子

章獻明肅太后遺詔尊揚太后為太后禁中與皇帝同議軍國事閣門促班賀於內東門御史丞蔡文忠公戒臺吏毋追班乃白宰相曰上奉先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政事豈宜以太后相繼耶上聞遂命刪去同議政語朝廷服其亮皇朝類苑章獻太后崩章惠太后欲踵之臨朝龐籍為殿中侍御史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幾

撤簾輟座

仁宗晏駕英宗即位以憂得疾大臣議請慈聖光獻太后垂簾聽政及英廟已安韓魏公琦諷后請還政後數日批出云某日更不御殿魏公亟令捲簾坐乃白上遂別議太后儀制請還御寶

曹后稱制日韓琦欲還政天子而御寶在太后閣皇帝行幸即隨駕琦因請具索狀祈雨比乘輿還御寶更不入太后閣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都人瞻仰無不歡慰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太后怒曰教做也由相公不教做也由相公琦獨立簾外不去及得一言有允意即再拜駕起遂促儀鸞司折簾上自此親政孫公談圃

女中堯舜

英宗母宣仁聖烈皇后高氏神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與皇帝御延和殿垂簾聽政當元豐末垂簾聽政保佑哲宗起司馬光為宰相天下歸心臨朝九年高瓊贊曰瓊與寇準協謀真宗親征戮力破敵遂成莫大之功篤生聖后為女中堯舜天

實與之也

權同聽政

哲宗皇帝母曰欽成皇后朱氏神宗寤疾彌留王珪奏請宣仁聖烈皇太后權同聽政神宗首肯大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立哲宗為皇太子神宗崩奉遺制即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不御正牙

哲宗崩皇太后坐福寧殿垂簾徽宗入即皇帝位于福寧殿奉遺制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大事元祐二年皇太后詔曰祥禫既終典策告具有司遵用章獻明肅皇后故事予當受冊于文德殿顧予涼薄實有慙德將來受冊可止就崇政殿

諭執政曰母后臨朝非國家盛事文德殿天子正牙豈女主所當御乎

古今文集

雜著

後漢后妃紀序

自古雖王幼時艱王家多釁必委成冢宰簡求忠賢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唯秦辛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富於嬴國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王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倉卒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遠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嬰累繼於園行之下湮滅連踵傾軛繼路

宋朝后妃紀序

古有攝主而秦漢以來則以母后攝國朝稱制者五章獻擁佑幼君政由房闈而保佑勤勞之恩為天慈聖宣仁德及天下欽聖昭慈功在社稷而宣仁致治比跡永昭其有自來矣攝政之賢自秦漢迄今未有加於我宋者也

尊皇太后母文

歐陽脩

維治平二年歲次乙巳十一月丁巳朔十有六日壬申嗣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非家至而日見也蓋有要道焉推所以行於已者為天下率畫所以奉其親者為天下先則四海靡然而承風矣洪惟有宋受命造邦百年四聖而小子獲承之以繼我仁考之遺休餘烈方

與群公卿士夙夜以思勉其不逮庶幾如我仁考付畀之意以申罔極欲報之心此固慄慄祇懼不敢違寧者也顧惟眇未之質提携鞠育慈仁咻煦至于有成自我聖母嗣位之始哀迷在疚而憂勤艱難下日萬務協和緩靖保佑扶持功施邦家亦惟我聖母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稽參典禮率願群心合志一辭懇懇倦倦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具官韓琦司徒具官胡宿奉玉冊金寶上尊表曰皇太后恭惟皇太后聖善明哲柔閑靜專粵自正位中宮內助先帝陰禮脩而教行儉德著而下化遂及萬國先於正家逮夫玉几受遺遭時多難勉徇勤請權同聽決而明識遠慮動懷謙畏深鑒漢家母后之失訖不踐於外朝及歸政冲人合於易之進退不失其正之聖

是惟全節鉅美固已超出前古而垂法後世且乎盛烈播于聲
詩尊名光於典冊惟求小子獲奉溫清嗚呼殫九州之富以為
養衣足盡於孝心享萬壽之福而無疆期永承於慈訓臣誠懼
誠忻稽首再拜謹言

皇帝加上 壽皇太上皇后玉冊文 周必大

維乾道七年歲次辛卯正月丙子朔皇帝臣 御名 謹稽首再拜
言曰臣聞君子三樂以父母為先而王天下不與焉伊上古以
降歷選乎列辟篤於事親虞德以盛勤於問安周曆斯過然則
重華協帝享國末年成比屋之封基二南之化又何以加於孝
乎豈不力鮮而功隆治通而効達哉臣以眇末之質夙奉溫清
撫育教誨底于有成實惟我父慈母愛之恩自陟帝位于今九

載勤于邦無盤遊之暇儉于家遵澣濯之志王政與焉德教形
焉亦惟父慈母愛之功也屬者候景初至載秩元祀奉裸主而
先祖聽莫瑄玉而神示格繁釐浹于縉緹大賚徧于華夏穰穰
熙熙臣何力哉揆厥所元亦惟父慈母愛之德也夫天地裕於
萬物萬物無裕於天地况我壽聖太上皇后避功於十亂得道
於少廣坤虛澹泊從黃帝於大庭之館明識慈範豈昧陋所能
稱贊乎然而三神之歡不可忍也臣妾之望不可缺也今鴻名
顯號加於堯父則我聖母曷可後已是用章明具慶率籲衆心
懇懇惓惓不勝大願謹奉玉冊金寶上尊號曰 壽聖明慈太
上皇后伏惟 殿下含章而亨得一而寧誕受帝祉永膺令名
舒大陰之華婉放勳之明斯老氏之慈對如天之仁億萬斯年

保我子孫誠惟誠抃稽首再拜謹言

皇太后受冊寶賀 皇帝表

趙汝談

宸闈展敬立政之大端寶冊揚鴻奉親之令典一人有慶百志
惟熙中賀昔者周歌思齊基命于文王之母漢頌長樂傳序在
高皇之孫徵坤不成非且不耀共惟陛下新陟元后奄甸庶
邦俛仰孳孳寤寐翼翼謂嘉珍御大年享未足盡於孝心惟顯
號建尊名施迺克符於公議詠龜協吉鏤玉推崇揭丕式以範
民疾順風之假章臣承乏節傳弗遑觀國之光訂美詩書彙劇
贊皇之德

賀 皇太后受冊表

趙汝談

穆上靈辰肇膺顯冊黃圖嗣慶瑤牒增輝中賀伏以元氣之母

為太冲三才所宗曰太極蓋皇者辭之所謂大而太者德之慶
以加非莫隆焉疇克稱此共惟陛下輔佐先帝保乂王家昔
主饋在中已有求賢審官之志今御簾于外復當託孤寄命之
權宜考典章之存式崇位號之冠兩宮慈孝四表驩寧臣又使
部封逃贍禁闈不獲備牛馬之走徒深懷葵藿之傾

皇太后垂簾賀表

趙汝談

嗣君踐阼式迓於今休母后垂簾率循於故典社稷有寄山川
聿寧中賀恭惟本朝之隆最得外戚之助明肅之撫育
仁祖光獻之擁佑英皇元祐有口且彼故老之功建中有復
子明辟之燬顯仁撥亂而反正慈烈轉危而獲安俾為閔規
者在信史共惟陛下自更大化即贊密謨海內誦其徽音宮

中號其聖德比導馭於末命果出終於萬幾於乎艱哉克守常
憲亦既勤止惟懷永圖必將修崇紀綱培固基本力行善事追
配前人之光躬保令名聿垂後代之則教告四達觀瞻一新臣
歷官四朝濫使諸道身雖老無所為報國有慶未嘗不怡敢陳
芻言切効芹獻

誕皇子

羣書要語誕彌厥月生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
者公孫丑章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
益武王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年而生因往以推來雖
千一不可知也揚子

古今事實

瑤光貫月

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於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河圖著
命論

履迹而生

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生庖犧氏於成紀世紀帝
嚳元妃姜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祀郊禘見大迹履之而生
后稷世紀

虹流華渚

太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感而生白帝金天氏感應錄

電繞斗樞

神農氏之末少典氏娶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昭郊感附
寶孕二十月生黃帝於壽丘世紀

十四月生又

堯母慶都出觀山河奄然陰風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春秋合

誠圖堯在孕十四月生畧論鈞戈夫人趙婕妤妊身十四月生

昭帝上曰昔堯十四月生命其門曰堯母門

感樞星生

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舜尚書帝命驗握登見虹意感而生舜

詩含神霧

流星貫鼎

脩己山行見流星貫鼎意感懷然管坂而生禹墨子

吞乙而孕

帝嘗少妃有娥氏女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祀于高禘有玄
鳥遺卵簡狄吞之孕生契史

白氣貫月

湯母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生湯詩含神霧

謂能胎教

大任有身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放言文王生而明
聖君子謂能胎教詩疏

洩于豕牢

大任洩于豕牢而生文王國語

夢與神遇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九

十五

高祖母媪嘗息太澤之陂夢與神遇時雷電晦冥父大公往視見蛟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夢日入懷

景帝母王皇后夢日入懷以七月七日生武帝於荷蘭殿武帝故事

赤光照室

光武以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生於洛陽縣舍有赤光照室東觀漢記

嘉禾之瑞

光武生時有嘉禾二莖九穗縣境大熟因名焉東觀漢記慶雲之瑞

唐太宗生於武功之別館時有慶雲見瀰漫數里上屬於天二龍戲於館門之外水中經三日乃去

夢日而娠

太祖母昭憲皇后嘗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室中夢神捧日

五星聚奎

太宗母昭憲皇后夢神人捧日真于懷遂有娠生帝赤光滿室五星聚奎真宗開寶元年十二月初二日生先是乾德六年五星如連珠聚于奎當魯分從鎮星晨見東方占曰有德受慶大人奄有四方子孫蕃昌從鎮星王者能致天下重福明年真宗生夢日墜裙

仁宗皇帝母章懿皇后李嘗夢二百在天其一忽墜以裾承之
自是有娠

喜赤脚仙

章懿李后忽夢一羽衣之士跣足從空而下云來為汝子時上
未有嗣聞之大喜云當為汝成之是夕召幸有娠明年誕育
昭陵而幼年每穿履屐即墜令脫去常徒步禁中皆呼為赤脚
仙人赤脚仙人蓋古之得道李君也

赤光照天

秀州外醫張浩自云少隸軍籍嘗為德清閘官一日晚出郊過
嘉興縣忽覩丞廳赤光照天疑為回祿亟入視之乃趙縣丞之
室適免娠得雄是誕育 孝宗也 揮塵錄

古今文集

雜著

生皇子賀 皇帝表

王安石

宮闈嗣慶寰海交忻凡逮戴天惟均擊壤中賀臣聞龜斯之言
衆子實為王者之詩華封之祝多男亦曰聖人之事恭惟
陛下紹祖休顯憲天聰明致文武之憂勤成堯舜之仁孝至師
無競克簞之寢既安傳類有祥片鞠之祠屢應貽謀方采錫羨
用光臣託備藩維叨承睿獎不顯奕世家實預於榮懷億萬斯
年心敢忘於慶賴

降誕皇子賀 皇帝表

周必大

燕謀享德方儲錫羨之祥熊夢生賢克叶會昌之運預在照臨

之廣敷同慶賴之深中賀伏以思齊神罔時侗假樂民之攸暨
天所祚祐厥惟大妙之多男國之榮懷亦曰成王之衆子恭惟
陛下令德光乎洛浦康功茂於岐昌鴻休無疆景命有徵蓋
首之薄言采采衆樂先成則螽斯之宜爾振振宗強執禦臣
叨眷遇適阻進趨親值本文百世之盛時敢忘壽考萬年之善
祝

降誕皇子賀 皇帝表

周必大

高煤錫美長嫡挺生 列聖儲休三宮交賀中賀臣聞德如堯
帝祝多子於封人聖若文王詠百男於詩雅厥今盛事與昔同
符共惟 陛下纂國丕基受天休命當 藝祖肇邦之歲暨統
元夏曆之春是開蒼震之祥於赫炎圖之末臣屏居農畝遙瞻

闕庭會同四表之歡仰賴一人之慶

生皇孫賀 壽皇表

周必大

有天下而傳之子初微黃屋之心受帝祉而施于孫祓誕青宮
之胄慶均五殿喜浹萬邦中賀臣聞瓊幹分輝率由於本固銀
潢演濶蓋自於源深繫今日之蕃昌乃異時之積累世世脩德
則儲有羨之休親親仁民則饗無窮之樂盛哉豐報備此燕居
共惟 陛下道極際蟠心游坤淡縣本支於百世延壽考於萬
年仙李盤根笑唐基之未天猗蘭奕葉掩漢事而有光臣幸值
邦榮屬分閭寄南宮北內想胥洽於宸歡左城右平悵莫陪於
班賀

潛龍舊地接開白水列宅舊鄴范雲遜表河南帝城多近臣漢

紀西京多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陳書宗室贊

潛龍舊學翊弦誦於春宮唐大詔令

潛龍故人翼龍而飛既濡其雨露刑馬而誓已表於山河唐李

丕制

古今事實

御王冊命

乙丑成王崩太保命神相南宮毛俟齊侯呂俊以二千戈虎
賁百迎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郊命作冊度王
麻冕黼裳由賓階躋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祚階躋太史
秉書由賓階躋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

臨君周邦率循太卜燮和天下用笈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
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息天威

三遜再遜

高祖崩大臣使人迎代王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上之兆得
大橫古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代王乃遣太后象薄
昭見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無可疑者代王乃
令宋昌驂乘至渭橋群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勃乃跪上天子
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群臣從上議代王曰奉高帝宗廟重
事也寡人不足以稱群臣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丞相平等皆曰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遂即
天子位

魂魄思沛

以下係潛龍舊地

漢高過沛作歌慷慨傷懷曰遊子思故鄉吾萬歲後魂魄猶樂沛也其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所與

豐有粉社

漢豐邑有粉社章和元年幸梁遣使祠沛高原廟注粉曰榆也

雞大識豐

漢高祖以大上思豐沛故作入新豐道路如豐沛人家雞大放之皆識家

芒碭雲氣

高祖隱芒碭山澤所居上常有雲氣求常得之

常遊鄆社

漢宣帝為皇曾孫喜游俠聞雞走馬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

困蓮勺鹵中尤樂鄆社之間率常在社下

望氣鬱葱

光武紀初謁者蘇伯阿望春陵氣鬱鬱葱葱

復二年租

魏文詔潁川先帝所由起兵征伐也官渡之役四方瓦解遠近顧望而此郡守議丁壯荷戈老弱負糧復潁川郡一年田租

龍潛舊宅

唐興聖寺高祖龍潛舊宅也武德元年以為通義宮六年高祖臨幸大宴群臣引見鄰里故頒賜有差正觀元年立為高宗寢室

臨幸故鄉

唐正觀十五年并州僧道老人等抗表以太原王業所因明年登封已後願時臨幸上賜宴從容謂曰飛鳥過故鄉猶躑躅徘徊况朕於太原起義兵遂定天下復小遊觀誠所不忘公禮若畢或冀與公等相見

飛龍之瑞

初上在潛邸與宋王等同居于興慶里時人號曰五王子宅本名隆慶坊及景龍末宅內有龍池涌出雲氣者云有天子之氣中宗數幸其地命泛舟仍馳象踏氣以厭之竟為飛龍之地因是地立興慶宮元宗開元十年幸潞州改舊宅為飛龍院

建寺錫名

西京應天寺本後唐來馬營大中祥符二年以太祖誕聖之地建寺錫名○東京啓聖院本晉護聖營以太宗誕聖之地太平興國六年建寺錫名

帝王之師

以下潛龍舊學

黃帝師風后顓頊師老彭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昭舜師紀后禹師臯如湯師伊尹文武師姜尚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此十一君皆聖人也猶待學問王符潛夫論或云黃帝師力牧顓頊師穆圖帝嚳師赤松子

三聖舊學

堯學於君囑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荀子

高宗舊學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三

高宗曰予小舊學于其盤說命

東宮舊僚

張說始為元宗東宮侍講三秉大政左右王化封泰山祀聃上
謁五陵開集賢修太宗之政皆說為首

從鄉校學

太祖初受學于鄉先生辛文悅每歸令群兒前導人往往避之

豐沛故人 以下係潛龍故人

沛公初起相士入豐沛之市云多封侯之人意林論衡

同居豐邑

盧綰與高祖同居豐邑

徵時博奕

陳遵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宣帝
即位遂為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客侵帝坐

嚴光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引入論道舊
故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

嘗同研席

劉弘字和季少家南陽與光武同居永安里又同年共研席

嘗給資用

光武初學長安往來南陽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入錢買驢令
從儼以給諸公之費

嘗留講論

光武學長安時過朱祐留上待講竟夕談話及帝登位幸祐第
問曰得無忘我講乎祐曰不敢

同居白水

吳漢與光武同居白水鄉

思報一飯

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
棘定關中賜珍寶錢帛曰無萁亭豆粥澤沔河麥飯久不報

為置守家

張安世兄賀為掖庭令收養宣帝後為賀置守家二十家

久同軍旅

魏太祖表郭嘉曰昔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同幄席

微時戲言

始梁高祖遇任昉于竟陵王西邸從容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為
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登三事當以卿為騎兵以高祖善射也
後齊以梁高祖為太司馬錄尚書事以昉為司馬下記室

白首相見

薛振字元超收之子高宗謂元超曰我昔在春宮與卿俱少壯
倏忽已三十年與卿白首相見歷觀書傳共白首者幾人行狀
能識居潛

祖宗居潛與趙韓王遊長安時陳搏乘一騾遇之下騾太笑巾
簪幾墜左手握太祖右手挽太宗曰可相從市飲乎祖
宗曰與趙學究三人金游可同之陳眊眊韓王甚久徐曰也得

也得非渠不可與此帝既入酒舍韓王脚跛偶坐席右陳怒曰
紫微帝壇一小星輒據上次可乎斥之使居帝左 湘山野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順宗即位冊文

維貞元二十一年歲次乙酉正月辛未朔二十三日癸巳皇帝
若曰於戲天下之大實為重器祖宗之業允屬元良咨爾皇太
子誦睿哲溫恭寬仁慈惠文武之道秉有生知孝友之誠發於
天性自膺上嗣毓德春闈恪謹于厥躬祇勤于大訓必能誕敷
至化安勸庶邦朕寢疾彌留弗與弗寤是用命爾繼統俾紹前
烈宜陟元后求綏兆人其令中書侍郎平章事高郢奉冊即皇

帝位爾惟奉若天道以康四海懋建皇極以熙庶功無未我高
祖太宗之休命

登極賀皇帝表

趙汝談

入纂聖緒曾不崇朝出膺瑤圖遂奠衆志宜惟天授篤匪入謀
中賀 伏以先皇帝以皇極子萬民以至公家六合儲號未正寢
疾彌留遺命大臣致位明辟恭惟 陛下溫恭而履度寬裕而
養冲繇文子孫嗣大歷服如玉韞石虹氣隱乎山川及雲升天
龍澤沛乎宇宙神祇悅豫內外攸寧夫勃興者非常之元難報
者罔極之德昔代王迎至漢邸跪以璽符而遜辭曾孫詔養掖
庭乘之軫獵而祇懼飭躬行化虛已禮賢率能功光祖宗澤浹
黎庶見號七制追蹤三王肆予 阜陵迪我 高廟因心則友

不聞乎兄弟之情，遵道而行，相輝乎父子之懿，掩前猷而絕出，尤近事之可師。願留聖恩，以幸天下。臣忝國疏屬，荷朝厚恩，雖將指而馳，弗獲旅應門之右，然傾心東向，猶及賓賜谷之初，忻戴之私，倍百倫品。

登極賀 皇太后牋

趙汝談

乾旋坤轉，大策定于禁中。山高日昇，重明照乎天下。萬邦改觀，百辟承風。中賀恭惟，殿下德為聖人，功配冲子。再拜歷紐，陰獨察其休祥，五色補天，衆莫窺其妙用。決幾於眇綿之頃，運化於垓北之間。神器不擇景命，有僕臣叨官舊服。幸際新朝制，房闈而晏然，已仰政權之重，戴旌旗而祇見方觀孝治之隆。雜著係潛龍故人。

元宗明姜皎詔

姜皎精微，用心寬厚。朕往居藩邸，潛款風雲，亦猶彭祖之同書，子陵之共學。朕嘗遊奕於外，至長揚鄠社之間，皎於此時與之累宿，私謂朕曰：太上皇必登九五，王必為儲副。凡如此者，數四朕叱而後止。寧知非僕，雖玩於鄧晨，可收護軍，遂訶於朱祐。太上皇聞之，遽奏於中宗。孝和皇帝尋遣號王邕等，鞫皎保護無怠詞，意轉堅。李通之讖記不言，田叔之髡鉗罔憚，仍為宗楚客紀處訥等密奏，請投皎。炎荒中宗特降恩私，左遷澗州長史。讒邪每構，忠懇愈深。戴于朕躬，祇膺寶位，又共剪奸臣，拜以光寵。不念攜挹，補朕之闕。斯人孔誠，而悠悠之談，嗷嗷共作，醜正惡直，竊生於謗。考言詢事，益亮其誠。昔昭帝之保霍光，魏太祖之

明程昱朕之不德庶幾乎此

聖壽

羣書要語五福一曰壽洪範萬壽無疆七月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如南山之壽天保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中庸天錫皇帝與天齊壽韓文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逍遙篇王母出桃五枚與武帝曰此桃三千年結子漢武故事

古今事實

古帝壽數

黃帝百十歲少昊百歲顓帝九十八歲帝嚳百歲堯帝百十八

歲帝舜禹湯皆百歲文王九十七歲武王九十三歲韓愈佛帽表

華封三祝

華封人請祝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汝獨不欲何也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二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莊天地

慶與九齡

文王謂武王曰汝何夢夫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

天子萬壽

江漢召穆公美宣王虎拜稽首子萬年又云作召公考天子萬

壽

昌熾壽艾

閔宮頌魯僖公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公眉壽眉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稱壽寓規

昔齊威公與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威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於東縛於魯時使甯戚無忘於飯牛車下時

未央為壽

凌煙為壽並見上皇門

高呼萬歲

武帝詔朕親登崇嵩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奉觴上壽

武帝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蕭邕求享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立千秋節

明皇以降誕日燕百僚於花萼樓下百僚表請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改千秋節為天長節百僚上壽王公以下獻鏡及承露囊唯張九齡獻千秋金鏡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元宗賞異之

不立為節

明皇及肅宗以後皆以生日為節德宗不立節止於群臣稱觴上壽而已

古今文集

雜著

天申節賀表

周必大

天生民而立之君茂啓中興之運臣歸美以報其上共欣載夙之期中賀恭惟陛下配德乾坤合明日月御赫赫炎炎之祚成巍巍蕩蕩之功當樞寬之呈祥舉華夷而賴慶嚴恭寅畏而自度已迪哲於四人虛靜恬淡而無為方成純於萬歲臣猥司外闈阻造近班使壽使富而多男願上堯封之祝宜民宜人而

受祿載賡周雅之章

端慶節賀表

趙汝談

社鼓斗樞赫聖朝之誕節川珍嶽貢湊良月以畢來惟君萬邦受天百祿中賀恭惟陛下疑旒思道畢服圖功恢大德以保民而遠人爭致順附畢小心於事帝而否數轉為嘉祥率土謳歌望雲祈戴頭躡九皇之軌歲稱萬壽之觴臣屬它外司阻班庭賀獻書金鏡老非翰墨之才通表銀臺遠有韶鈞之夢

誕節受賀

唐穆宗即位之初詔曰七月六日是朕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參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明日又勅受賀儀宜停先是左丞常綬奏行之宰臣以古無降誕受賀之禮

聖文苑身自集 卷之二十一
奏罷之然次年復行賀禮誕節之制起於明皇冷天下宴集休
假二日肅宗亦然代德順三宗皆不置節名及文宗以後始置
宴如初則受賀一事蓋自長慶年至今用之也 容齋隨筆

律詩

千秋節有感

杜甫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編年
日龍池塹劫灰衢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又

御氣雲樓故令風彩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襪紅渠
艷金羈白雪毛新街街壽酒走索背秋毫

壽寧節

王元之

待漏齊趨聖節遙雲開金闕上青天平明引入長生殿共祝堯
雲百歲年

又

數聲飛電響鳴鞘香裊金爐映赭袍王母親承玉皇詔年年今
日進蟠桃

又

簾前可愛三冬日塔下新抽七葉萱昨夜靈臺因預奏絳雲音
捧老人星

又

益筭真君南斗高還因聖節奏天曹扶桑枯盡靈椿老始放堯
眉出壽毫

太皇生日最尊榮獻壽宮中未五更天子奉觴仍再拜寶慈太后宮名侍立到天明

白皇后

羣書要語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白虎通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周禮按夏殷以前后妃之制其文略夫大率稱妃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王后秦稱皇帝正嫡曰皇后漢因之初學記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譎見於天月為之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禮記內宰治王內之政

今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周禮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大序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易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陂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于憂勤也卷耳言若蠶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蠶斯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采芣靜女其妾貽我彤管彤管有箝說懌女美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事無大小記以成法詩故陳賢死正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鳴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蔓延盈升以椒塗室取溫暖除惡氣
也猶天子朱泥殿上曰丹墀漢官儀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
親蚕以共祭服穀梁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一正家而天
下定矣家人卦壺政穆宣房昭埋坤則順成星軒潤飾注儀
禮有房中樂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星軒軒轅星也顏延之朱
文后哀冊有司奏立長秋宮馬后傳以皇后為長秋者秋陰之
始取其長而欲其久也宋百官志漢魏故事皇后六駟馬初學
記

古今事實

嬪于虞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女子時觀厥刑于二女鰥
二女于瀉泚嬪于虞

曰嬪于京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天作之合

文主初載天作之合在合之陽在渭之陰文主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見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主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
保佑命爾燮伐大商

晏起待罪

周宣王夜卧而晏起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使其傅母通言

於宣王曰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起亂之興從婢
子起敢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
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國語

四殆諫王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醜自詣宣王願乞一見宣
王召見之乃舉手捫膝曰殆哉殆哉宣王曰願聞命對曰今西
有橫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十壯勇不立一殆也漸臺
五層萬民疲困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三殆也
酒漿流酒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四殆也宣王喟然而
嘆拜無塩女以為王后列女傳

諫用諛佞

齊威王即位其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虜姬謂王曰
破胡諛佞不可不退王乃封即墨大夫以萬家烹阿大夫與周
破胡齊國大治列女傳

虜龍貴徵

漢虜魏王豹薄姬輸織室漢王詔納後宮歲餘召幸之對曰昨
夢龍據妾背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成之遂幸生文帝

拳手即伸

鈞弋夫人趙婕妤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之望氣者言此有音
女天子亟使使召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時伸由此得
幸號拳夫人居鈞弋宮遂生昭帝

捫天吉兆

和熹鄧皇后和帝后也。大傅禹之孫嘗扞天蕩蕩正言。若有鍾乳狀。乃仰漱飲之。以訊諸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而喏之。斯皆聖主之別占。吉不可言。

沙麓之祥

春秋沙麓崩。注陰盛而崩。元城建公曰。沙麓崩。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漢王賀字翁孺。正值其地。日月當之。賀生。禁生。元后。元后母李妊。政君。夢月入懷。政君。元后小字也。元后母天下。自元成哀平四帝。至王莽。揚雄作表。大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元后傳。

金屋貯婦

武帝為膠東王年數歲。長公主抱問曰。兒欲得婦不。曰。欲得指。

女阿嬌好不笑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漢武故事

毒殺許后

宣帝始立。徵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秋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納成君為皇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禹山雲曰。見侵削數相對。涕泣自怨。於是始有邪謀。會事發。覺雲山同日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

娶陰麗華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即位立為后。本紀

相得其人

晉簡文帝無子。冷善相者以請愛妾示之。皆云非其人。時李后為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

一夜生齒

晉成帝杜皇后預之。曾孫成帝拜為皇后。少有姿色。長猶無齒。有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

賢女必學

甄后九歲喜書。視字輒識數用。諸兄筆研。兄謂后言。汝當習女工。用書為學。作博士郎。后言。古賢女未有不學。前世成敗以為已。訖不知書。何由見之。魏志

素素不祥 見國哀門 夫人醜惡不女也 奇於貴之徒

玉衣覆窆

魏后幼時每寢寐家中。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恠之。魏志

著書垂範

唐太宗長孫皇后少好讀書。正位中宮。務崇節儉。上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豫聞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著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聞。上覽之。悲慟。以示群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此。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

耳

陛下家事

高宗欲立武昭儀為皇后畏大臣異議未決召勸等計之勸稱疾不至帝後密訪勸答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皇后廢詔勸與于志寧奉冊立武氏

私謁撓權

肅宗立皇后張氏稍與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帝不制遷太上皇居西內皆張皇后謀也寶應元年張后惡李輔國欲圖之程元振得其謀以告輔國乃幽后於別殿是夕肅宗崩

女相甚貴

章獻明肅太后成都華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君貴人也及見后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蓋進京師乎贈以金百兩至京師真宗判南京因張者納后官中帝即位為才人進宸妃正位宮闈聲滿天下仁宗即位以太皇后垂簾聽政時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后妃傳序

宋子京

唐制皇后而下有貴妃淑妃德妃賢妃是為夫人昭容昭儀昭媛脩容脩儀媛脩充儀充容充媛是為九嬪婕妤美人才人各九合二十七是代世婦寶林御女采女各二十七合八十一是代

御妻自餘六尚分典乘輿服御皆有負次後世改復不常開元時以后下復有四妃非是乃置惠麗華三妃六儀四美人七才人而尚宮尚儀尚服各三參合前號大抵踵周官相損益云然則尚美禮本夫婦詩始后妃治亂因之興亡繫焉盛德之君惟薄嚴與裏謁不行於朝外言不納諸閹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脩故淑範懿行更爲內助若夫艷妻之與常在中主策禍旣交則情與愛遷顏詞媚孰則事爲私奪乘易昏之明牽不斷之柔險言似忠故受而不詰醜行已效反狃而爲好左右附之儉王甚之狡謀餌其悟先哀誓鍵於寵初天下之事已去而恬不自覺此武帝所以遂篡弒而喪王室也至於楊氏未死玄亂厥謀張后制中肅幾歛衽吁可嘆哉中葉以降時多故矣外有攻討

之勤內慕燕溺之私群閹朋進外戚勢分后妃無大善惡取之職而已

冊皇后文

王安石

維熙寧二年歲次己酉四月丁酉朔二十六日壬戌皇帝若曰自昔有天下必擇建厥配以承宗廟以御家邦肆朕受命奉循前烈考慎冊典以祈協于神民咨爾向氏懿素淑恭舊有顯聞肇功維祖弼亮帝室流德之澤單延後嗣是產碩媛此賢姜任越朕初載來嬪潘邸盜饋在中率禮無違以至嗣服祇承內事齊明夙夜罔有曠失宜崇位號表正宮庭今遣攝太尉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行尚書刑部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一百戶賜紫金魚袋王

重刊... 卷之二十一
珪持節冊命爾為皇后。夫惟興邦，釐厥士女，咸自內始。達于四海，朕克勤人，用弗怠。朕克儉人，用弗奢。朕克正人，用無敢側。頗僻爾勤，相朕乃濟。登茲於戲，匪初惟艱。惟慎厥終，王忱念茲。朕以求饗天祿，爾亦豫有無疆之福。豈不韙哉。

賀無皇后表

周必大

稜盛之禮，發於宮闈。騷康之聲，播於寰海。中賀共惟。陛下放古之憲，刑家以身。乃資婦德之良，俾貳坤儀之政。蓋關雎之求淑女，以無險陂私謁之心。雞鳴之得賢妃，則有儆戒相成之道。於以求助，不專為恩。臣生逢明時，切觀盛事。祝聖人之多子，輒慕堯封。思令德以式歌，豈慙周雅。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一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帝系部

宮嬪 又見美女宮粧部

羣書要語：不宮、鄭注前、一宮、後一宮也。五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三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三十人。禮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內漢因秦制，正嫡曰皇后，其餘內職有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加婕妤、姁、娥、容、華、充衣，元帝加昭儀，又有五宮。

順常無消共和娛靈寶林良使夜者之小職漢外戚傳光武中興並

省前制正嫡之外唯立貴人美人綵女之號范曄後漢書魏武帝因

西漢置夫人昭儀婕妤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取媛修容順成

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魏志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鄒陽書將聽

鷄鳴之詩豈限魚貫之序元稹制宮中正容曰宮夫人

詩句拊心却笑西子蠶掩鼻誰憂鄭姬謗長孫佐輔重遠豈能甄沼

鷓鴣棄前方見泣前魚前人

古今事實

能諫好獵

楚莊王夫人樊姬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二年

王感之而勤政事列女傳

號如夫人

齊桓公多內寵有如夫人者六人左傳

不妾登車

齊孝公孟姬華氏之女從孝公遊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

立車載姬姬泣曰妾聞妃下堂必從傳毋保阿進退則鳴玉佩

環今立車無駟非敢受命列女傳

能以死諫

越姬楚昭王之姬越王勾踐女也昭王讌遊越姬從謂姬曰樂

乎對曰樂則樂矣而不可久也王曰願與子生死若此姬曰君

之樂遊要妾以死不敢聞命後王病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

周太史太史曰是害王身請移於將相王曰將相於孤猶股肱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也不聽。姬曰：大哉君之德，妾請從王死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遂自殺。列女傳

釣弃前魚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餘魚而弃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弃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其多聞，臣得幸畢，寒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弃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掩鼻進讒

魏王遺楚美人，王悅之。夫人鄭哀知王之悅之也，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哀知寡人之所悅，其愛甚於寡人，此孝子所以事親，忠臣所以事君也。鄭哀

既知王以爲不如，因謂美人曰：王愛子甚矣，然惡子之鼻，子且王必掩其鼻，美人從之。王謂鄭哀曰：美人見寡人必掩其鼻，何也？對曰：似惡聞王之臭。王曰：悍哉！令剗之。

進西施女

勾踐索美女，獻吳王，得諸暨賣新女，且先習禮於土城土山邊，有石，是西施浣紗石。

臨終固寵

漢武帝李夫人本以倡進，兄延年生知音，善歌舞，每爲新聲，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帝太息曰：善哉！世豈有此人乎？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

幸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初夫人病篤上臨候之夫人謝不可見願以王及兄弟為託姊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得幸今見我毀壞必畏惡弃我尚肯追思閔錄其兄弟哉夫人卒上憐憫之畫其形於甘泉宮上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張灯燭設帷幄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帷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

畫王昭君

王嬙字昭君王穰女漢元帝時匈奴入朝詔以昭君配之號寧胡閼氏一說元帝後宮人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

圖召奉官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金少者不減五萬金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及匈奴入朝選官人配之昭君以圖當行入辭光彩射入竦動左右天子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案其事有畫工毛延壽為人形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鬣覽並工狗馬象勢人形不逮延壽杜陵楊望樊青尤工布色皆同白弃市籍其資財漢人伶昭君遠嫁為作歌詩後昭君服毒死舉國葬之胡中胡地白草而此草獨青故曰青塚

馬媛賞熊見熊門

老溫柔鄉

馮萬金善歌世事江都王王孫女嫁江都中尉趙曼萬金又事曼因與主通曼有疾不能近婦人主有身恐乃稱疾居王宮一

產一女歸之萬金長曰宜主次曰合德遂冒姓趙氏宜主聰悞善行氣術長而纖細舉止翩然謂之飛燕合德膚滑出浴不濡善歌知音皆絕色也樊嫔進言合德容貌帝召入宮合德新浴膏九迴沉水香為卷髮號新興髻為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左右嘖嘖嗟賞帝謂合德為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効武帝求白雲鄉也宣帝時披香博士倬方成白髮教授官中號淖夫人在帝後唾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

飛燕躑躅

成帝微行過河陽王家悅歌舞者趙飛燕召入宮大幸有女弟後召入俱為婕妤欲立飛燕為皇后陳大夫劉輔上言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書奏收繫獄後論為鬼薪

成帝步太液池起瀛洲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以文犀箸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新帝令左右持其裾久之風止裙為之皺后曰帝恩我使仙去不得他日宮妹或襲裙而皺號留仙裙外傳

不肯同輦

成帝初即位班婕妤選入後宮成帝遊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昏主乃有嬖妾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上善其言而止

絳紗繫臂

晉武胡貴嬪名芳鎮軍胡奮女也帝多簡良家子以克內職自擇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

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答
進退方雅始有專房之寵帝嘗與樽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
此固將種也芳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慙

宮中羊車

晉武帝多內寵平吳之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
萬人而並寵者甚眾帝莫知其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
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洒地而引帝車

選女尚書

魏明帝耽于內寵婦官秩名擬百官之數自貴人以下至掖庭
洒掃者凡數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
典外奏事處當畫可

最寵四人

魏文帝宮人有最所寵者曰莫瓊樹薛夜來請尚衣收巧笑四
人日夕在側瓊樹乃製蟬髮縹緲如蠅翼巧笑以妬錦絲作紫
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絕古今注

聞鍾早粧

齊武帝以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于景陽樓上應五鼓
及三鼓宮人聞鍾聲早起妝飾

半面粉

南史徐妃以元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粉

女作門楣

楊貴妃寵幸時謠曰男不封侯女作妃看看女却作門楣外傳

姊妹皆貴

楊妃小字玉環明皇幸溫泉楊妃諸姊妹皆貴從幸墜鈿墮鉞籍籍道旁天姊封韓國夫人三姊封秦國夫人八姊封虢國夫人

女色召亂

玄宗自天寶後內嬖楊貴妃傾動天下及祿山叛帝幸蜀至馬嵬陳玄禮等以天下計誅國忠死兵不得解帝使力士問故答曰禍本尚在帝不得已與貴妃訣引去縊祠下又見鞞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設毛延壽自解

程晏 英華

帝見王嬙美召毛延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羨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羨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羨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羨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為羨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羨為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女史箴

張華

茫茫造化兩儀始分散氣流形既陶既甄在帝庖義肇經天人

爰始夫婦以有君臣家道以正而王猷有倫婦德尚柔含章貞
一婉婉淑慎正位居室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忌和
音志厲義高而一主易心玄能攀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
不送班女有辭割歡同輦夫豈無懷防微慮遠人咸知飾其容
豈飾其性性之不飾或行禮正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
同衾以疑懼不可以瀆寵不可以專專實生履愛極則遷致盈
必損理有固然

跋楊妃病齒圖

黃魯直

禁架之術自古誠有之余觀玉環病良苦豈非坐多食側生遂
動搖其左車乎阿瞞在帝憂戚之心形於顏面亦小窘矣嗚呼
移此心以及天下為如何耶

古詩

妾薄命

李太白

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寵極愛還
歇妬深情却疎長門一步地不肯漸迴車雨落不上天水覆最
難收君情與妾意各自東西流昔日芙蓉花今成斷根草以色
事他人能得幾時好

浣紗篇

宋之問

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因徵不自寵獻作吳王娃山藪半藏
匿葦蘿更蒙選一行羈勾踐再笑傾夫差艷色奪入賞効蠶亦
相夸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始覺
冶容妾方悟羣心邪杜牧之詩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鷓夷此詩

言復還姑蘇

王昭君歌

劉長卿

自矜妖豔色不顧丹青人那知粉纈能相負却使容華翻誤身
上馬辭君嫁驕虜玉顏對人啼不語北風鴈急浮雲秋萬里獨
見黃河流纖暑不復漢宮寵雙蛾長向胡天愁琵琶絃中苦調
多蕭蕭羌笛聲相和誰憐一曲傳樂府能使千秋傷綺羅

明妃曲

歐陽永叔

漢宮有佳人天子初未識一朝隨漢使遠嫁單于國絕色天下
無一失難再得雖能殺畫工於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萬
里安能制夷狄漢計誠已拙文色難自誇明妃去時淚洒向枝
上花狂風日暮起飄泊落誰家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春風當

自嗟

明妃引 十四歲作

邢居實

漢宮有女顏如玉淺畫蛾眉遠山綠披香殿裏夜吹笙未央宮
中朝理曲絳紗蒙籠雙蠟燭簫鼓聲傳春漏促玉輦三更別院
歸夜深月照黃金屋蒼台清院無行迹總為君王未相識天上
天仙骨格別人間畫工畫不得嫣然一笑金輿側玉貌三千歛
顏色羅帷繡戶掩香風一朝返嫁單于國金鳳羅衣為誰縷長
袖弓彎不堪舞一別昭陽舊院花淚洒臙脂作紅雨回頭不見
雲間闕黃河半渡新水滑馬蹄已踏遼羯塵天邊尚掛長門月
黃沙不似長安道薄暮微雲映衰草胡兒馬上鳴胡笳綠鬢紅
顏為君老西風蕭蕭易水寒啼痕不斷幾闌干年年看盡南飛

事久負...

卷之二十一

鳳一去天涯竟不還少年將軍健如虎日夕撞鍾搥大鼓寶刀
生澁旌旗卷漢宮嫁盡嬋娟女寂寞邊城日將暮三尺角弓調
白羽安得猛士霍嫖姚縛取呼韓作編戶

李夫人

白居易

漢武帝初喪李夫人夫人病時不肯別死後留得生前恩君恩
不盡念未已甘泉殿裏人真丹青畫出竟何益不言不笑愁
殺人又令方士合靈藥玉釜煎煉金爐焚九華帳深夜悄悄反
魂香降夫人魂夫人之魂在何許香煙引到焚香處既來何苦
不須更縹緲悠揚還城去去向速今來何遲是耶非耶兩不知
翠蛾髮鬢平生貌不似昭陽寢疾時魂之不來君心苦魂之來
今君亦悲背燈隔帳不得語安用暫來還見違傷心不獨漢武

帝自古及今皆若斯君不見穆王三日哭重壁臺前傷盛姬又
不見秦陵一掬淚馬嵬坡下念楊妃縱令妍姿艷質化為土此
恨長在無銷期生亦感死亦感凡物感人忘不得人非木石皆
有情不知不遇傾城色

冬白紵

元稹

吳宮夜長宮漏歛簾幙四垂燈焰煖西施自舞王自營雪紵翻
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軟舞腰軟王罷飲蓋覆西施鳳花錦
身作牀臂為枕朝珮縱縱王晏寢醒來閣門報無事子胥死後
言為諱近王之臣諭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冰寒不睡

後庭怨

王諲英華

君不見紅閨少女端正時天天桃李仙容姿幸得君王憐巧笑

披香殿裏薦蛾眉，蛾眉雙雙人共進。常恐妾身從此擯，甄妃爲
妬出層宮。班女因猜下長信，長信宮門閉不開。昭陽歌吹風送
來，夢中魂魄猶言是。覺後精神尚未迴，念君嬌愛無終始。使妾
長啼後庭裏，獨立每看斜日盡。一坐直至孤燈死，秋日聞虫翡翠
簾。春晴照面鴛鴦水，紅顏舊來花不勝。白髮如今雪相似，傳
聞紈扇思未歇。預想蛾眉上初月，如君貴德不貴真。還同棄妾
逐新人，借問南山松葉意，何如北砌槿花新。

馬嵬行

劉禹錫

綠野扶風道，黃塵馬嵬驛。路邊揚貴人墳，高三四尺，乃問里中
兒，皆言辛蜀時，軍家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
帝衣，低徊轉美自。風日爲無輝，貴人飲金骨，倏忽羅英暮。平生

服杏丹，顏色真如故。屬車塵已遠，里巷來窺覷。共愛宿粧妍，君
王畫眉處。履綦無復有，履綰光未滅。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
郵童愛蹄跡，私手解釐結。傳看千萬眼，縷絕香不歇。指環照骨
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曹胡驚。

律詩

宮詞

王建

日高殿裏有香煙，萬歲聲來動九天。妃子院中初降誕，內人爭
覓洗兒錢。

悲老官人

唐劉得仁

白髮宮娃不解悲，滿頭猶自插花枝。曾緣玉貌君王寵，準擬人
看似舊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詩話

賦詩有躰

魏泰之曰唐人詠馬嵬之事尚矣世所稱者劉白劉禹錫云官軍誅後幸天子捨妖姬白樂天詩曰六軍不發無奈何展轉蛾眉馬前死此乃歌祿山而明皇不得已誅貴妃也豈特不曉文躰蓋亦失事君之躰老杜則不然北征詩曰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姦臣竟殖醢同惡隨蕩折不聞夏商衰中自誅褒姒乃明皇鑒夏商之時畏天悔禍賜妃子死官軍何預焉坡云杜北征詩識君臣之大体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

花榮賦詩

費氏蜀之青城山人以才色入蜀宮後主嬖之號花榮夫人劫

王建作宮詞百首國亡入備後宮太祖聞之召使陳詩誦其國云詩云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蓋蜀兵十四萬而王師纔數萬耳

皇太子

羣書要語主器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序卦震為長子說卦一有元良萬國以正文王世子天子之元子注儲君副主郊特牲皇太子乘青蓋車後輿服志前星為太子後星為太子上晉天文志正體毓德於少陽注育德於東宮東宮少陽也顏延年曲水詩注春秋之義立嫡以長魏崔琰書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故自唐虞以上經傳無太子夏殷之王雖

則傳嗣其文畧矣至周始見文王世子之制韓詩外傳王密春

官韓集貳躰宸極守器宗桃沈約表

詩句鶴駕通霄鳳輦備鷄鳴問寢龍樓曉杜

古今事實

朝覲謳歌

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獄訟者
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
吾君之子也

兄弟交遜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伯夷讓叔齊
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國人立其中子史

兄遜其弟

周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
任皆賢婦人生育有聖瑞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
二人乃亡如荆蠻以讓季歷

問安侍膳

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之外問
內侍曰今日安否何如內侍曰安文王乃喜其有不安節則內
侍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武
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馬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
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文王世子

正人與游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成王始爲太子也。大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游，目不悅，淫艷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既定，游習旣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元稹書

鶴駕

周靈王太子晉，七月七日乘白鶴，駐山巔，謝時人而去。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禁曰鶴禁。劉向列仙傳

當璧者立

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有大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曰：當璧而拜，埋璧於大室之庭，再拜皆壓。紐者，神所立也。旣乃，與巴姬密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聞。

常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昭十二

撫軍監國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有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在閔二

廢立侯命

衛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先衛蒯聵得罪於父而出奔於宋。靈公未嘗有廢之之命，而更立它子。靈公死，衛人立輒而拒蒯聵，是輒之立非有靈公之命，安得利其位而拒之。胡管見

治亂所關

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立奚齊晉亂者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胡亥立自使滅祀叔孫通傳

四皓調護

高祖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及燕置酒太子侍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從太子皆八十餘鬚眉皓白上怪之四人前對各言姓上大驚曰煩公等卒調護太子

不當將兵

漢張良傳黥布反上疾欲使太子往擊之良本招四人者謂建成侯呂澤曰太子將兵有功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諸將皆與上定天下自將也今使太子將之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

為用無功必矣

所當蚤建

文帝元年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而嬗天下而曰豫定太子是重吾不德也有司固請曰子啟最長請建以為太子

提殺太子

孝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

輔以智術

晁錯拜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受詔立幼

武帝時寵姬趙婕妤有男上心欲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霍光可屬社稷上廼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上病篤光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耳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爲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昭帝崩霍光奏議曰武帝曾孫病已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操行節儉慈仁愛人可爲嗣孝昭皇帝奏可

使通賓客

武帝年二十九乃得太子甚喜少壯詔受公羊春秋及冠就宮上爲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多以異端進者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曰史皇孫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氏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爲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急具白皇后發中廐車載射士出武庫兵斬充以狗與丞相劉屈氂等戰長安中擾亂言太子反吏捕圍太子太子自經與皇孫二人皆遇害久之巫蠱事多不信上遂族滅江充家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生於甲觀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如淳曰甲觀觀名畫堂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也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宮甲地

亂我制度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壯大仁柔好儒見宣帝以刑名繩下云帝曰漢家自有制度亂我家者太子也由是疏太子

不絕馳道

成帝為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注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悅乃著令云太子得絕馳道注門樓上有銅龍

作歌四章

漢明帝作太子樂人以歌四章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古今注

坐擅着針

晉隱懷太子傳舍人杜錫每以忠規勸太子太子怒使人以針着錫所坐氈中而刺之

娶賞擇賢

晉武帝娶楊后生惠帝初為太子謀昏又不決上欲娶衛謹女楊后欲娶賈充女充妻郭酷妬夙著上曰衛公女不可賈公女不可衛家女賢而多子端正而長賈女家種妬而少子醜惡而黑短郭氏使輸物楊后遂納賈妃後亂晉國史

菜去邪蒿

刑峙為博士授太子經厨人進食有菜曰邪蒿峙命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非殿下所食北史

兄弟相屠

唐太宗功高高祖屢許以為太子太子建成懼廢與齊王元吉謀害太宗未發九年太宗以兵入玄武門殺太子建成及齊王元吉高祖懼乃以太宗為皇太子

雙陸不勝

唐武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以問宰相狄仁傑曰臣觀天下未厭唐德云云今欲繼統非盧陵不可后怒罷議久之召謂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以儆陛下乎后感悟即日遣徐彥伯迎王於房州狄傳

入宮備選

紹興壬子詔知太宗正事安定郡王令時訪求宗室伯字號七歲以下者十人入宮備選十人中又擇一人焉一肥一廩廩留肥而遣廩賜銀三百兩以謝之未出思陵忽云更子細觀廩令二人又手並立忽一猶走前肥者以足儼之上曰猶偶然而過何為遽踢之輕易如此安能任重耶遂留廩而遣肥者廩乃阜

陵肥者名伯浩後終於温州都監揮塵錄

請建太子

仁宗朝宰相韓琦等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司馬光呂海二章未及有所啟上曰朕有此意多時矣但未得入因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下敢言當出自聖擇上曰宮中養子二人小者不慧大者可也明白奏事又啟之上曰夾無疑也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泰州防禦使知宗正寺至和末上得疾文彦博等勸上早立嗣會疾愈寢其奏既而范鎮司馬光言尤激切包拯為御史中丞又力言之上卒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頗怠一日琦取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

下之聖何難哉願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司馬又
面奏曰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
老門生天子者此禍可勝言哉上大感悟遂送中書光至中書
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議異日禁中傳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
下莫敢違琦等唯唯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治安策

賈誼

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
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故提孩有識三公三少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

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
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不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
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
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帝
入北學上賈而尊爵帝入太學丞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
矣

皇太子箴

周王褒

臣聞教化爰始詠歌不足政俗既移風雅斯變伏惟皇明御寓

功均造物改文為質斷雕成素皇太子海雷居震明兩作離春
夏干戈秋冬羽籥叔耆慙五稱之對師曠隆四馬之恩切以太
史官箴虞書所誠永樹芳烈丞相所以垂文深規安危太傅以
乏陳訓敢自斯義獻歲云爾

天生蒸民司牧斯樹咸熙庶績式昭王度惠民垂統元良繼體
麗正離暉惟機天啟令問令望聞詩聞禮從曰撫軍守曰監國
秋坊通慶春官養德桓榮獻書荀攸觀則元子為王齒卿命秩
朝服寢門迴車作室正陽君位喬枝父道臣子所崇忠孝為寶
勿謂居尊禍福無門勿謂親賢王道無偏無為慮始無為事先
損之又損而全之亦全無往不復無平不陂美茨其言鮮不為
累則推為難知人未易居室為善分陰無棄亡保其存危安其

位神聽不惑天妖斯忌文昌著於前星拒宅由於守器庶幾可
歲敢告簡寺

順宗立皇太子冊文

建儲貳者必歸於冢嗣固邦本者允屬於元良咨爾元子廣陵
王某幼挺岐嶷長標洵淑佩詩禮之明訓宣惠孝之弘規居惟
保和動必循道識達刑政器合溫文愛敬奉於君親仁德聞於
土庶神祇龜筮罔不協從是用命爾為皇太子於戲維我烈祖
之有天下也功格上帝流祚無窮光續洪業運予十葉虔恭寅
畏日慎一日付爾以承祧之重勵爾以主鬯之勤以貞萬國之
心以揚三善之德爾其尊師重傅親賢遠佞非禮勿踐非義勿
行對越天地之耿光丕承祖宗之休烈可不慎歟

皇太子受冊賀歲

汪藻

仰法前星肇開儲禁慶闕宗社禮絕臣鄰中賀共惟殿下胄也
神明生知忠孝夙稟刑家之訓居無在傳之勤震一索而得男
蚤膺眷命月三日而成魄難徇撫謙兼隆監撫之名進極褒
嘉之數載錫瑇瑳之冊爰頒青輅之旂某幸託宗暉欽承友順
盛典方昭於官壺歡誠敢後於簪紳

立皇子賀皇帝表

趙汝談

明詔選宗俾席帝圖之慶懿親入侍式蕃王室之強邦本益隆
輿情胥附中賀伏以似續所以宅元祀稱謂所以係衆心於皇
我家克灼休命恭惟陛下孝綏宗廟仁恤旬侯雖大疑罔間庶
民每垂清問然獨斷有超世主一出至公深惟神明之資近在

昆弟之子夙夜謹度被器遇之已殊中外具瞻會嫡長之當建
爰升上嗣以弼丕基人謀與能天迪從保臣叨居末屬欽仰閔
謨誦嘉祐之制書幸今復見望長安之謁舍班賀無從

立皇子賀皇后啟

趙汝談

繼別承祧肇自商周之典定封建本莫如魯衛之親藩邸應祥
宸闈交慶中賀共惟殿下宅深而慮遠積厚而流光顧自嗣以
誰堪贊帝謨而親決擇宗惟近立長不疑軍國之敬日嚴神民
之歡允叶臣承聞太慶服在遠方雞旦三朝海上徒瞻於魏闕
鴻基萬祀宮中應奏於雲門

律詩

壽皇太子

楊萬里

地出雷初震天昇日更重高飛千里鶴潛躍九淵龍隆準如高
帝虬鬚似太宗八荒陰賜裏戶戶是堯封

又

重九吹花節千齡夢日時東朝分菊水南內賜菜枝禹酒無多
酌堯尊更一卮三宮千萬壽剩費若干詩

又

繼照姿天縱分陰學日勤橘中招綺夏瓜處屏在文老別漁竿
月來依鶴禁雲還將古為鑑聊寓野人芹

壽皇太子

趙彥端

日日龍樓閣寢時鷄人未動漏花遲前星一點朝天節只有清
臺大史知

又

子晉吹笙未是仙阿丕橫槩少全篇小吟青著梅稍句一日東
風四海傳

又

光堯初御六龍天上直參維大火躔天意分明昌宋德誕辰王
世總千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一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二終

入言蹕假於天子府庫金錢且至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請封皇子

光武建武十五年吳漢上書請封皇子詔羣臣議奏曰今皇子
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養成德器

唐太宗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諫曰今州縣率
做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臣謂皇
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堪臨州然後遣
楮傳

分朋角勝

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脯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

王賢主東朋周主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主尚少
當推讓讓相親如令分二朋迺相夸視非所以勸敦睦也
上遽止之

正人檢束

亮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坦必規正宮中皆不喜
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曰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召王
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得
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善士輔佐王為善事今王
不能用規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
少未知出此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粹至後園杖之數十召
坦慰諭之聖政錄

中丞彈奏

許王為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中丞而被推擗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羣臣當糾摘汝為開封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下嫁諸侯 以下條公主

周召南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遠嫁單于

單于數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

不以私庇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因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傅母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於是為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不以私謁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格殺其奴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請奪其園

後漢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棒破其車

後魏高道穆為御史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正道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申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二焉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未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鑿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三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律詩

壽皇孫

楊萬里

玉曆當千運天湟第一源本支堯百世有道宋曾孫接武前星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三十一

四

耀依光大上尊年年會慶節更慶茁蘭孫

壽皇孫

趙彥端

前星炳煥領孫星環拱中天日兩輪四葉重光同聖世千秋佳節近生辰木支秀茂旦復旦典學熙明新又新喜入威顏天一笑壽觴分賜一枝椿

雜著 係公主

自古帝王之女

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駮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乙歸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

帝姑為太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初學

親王

羣書要語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更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土取黃者覆被四方茶邑獨斷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初學記周文之嗣分茅

王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冊雅文王剪桐貽緒
訓梓垂芳冊澤王男制受茲赤社建爾國家賜廣陵厲王冊親
猶允蔣位比燕荆河間王制周之曲阜元子遣侯漢之平臺恭
王襲父冊澤王男制

古今事實

寶玉展親

武王乃昭德于二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旅葵
以朕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焉荀君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封建其弟

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封弟作誥

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

剪桐戲封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擇
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
於唐

犬牙相制

漢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固本紀作宗字

非劉不王

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功非上所置而侯者
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

侯犯色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怨望，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國舉兵，反遣亞夫灌嬰將兵擊之。」

設醴敬賢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茂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丟楚人將鉞我於市，遂謝病去。」

舞袖小舉

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衣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同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不得于政

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吳主五子傳

當別親疎

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藉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后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六

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茆土所以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膠東王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漢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歷載八百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祖詐之兵蚕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切自號爲皇帝而

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根本之輔外二尺土藩異之衛陳吳魯其自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柱過其正矣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律詩

贈汝陽王

杜甫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寢與聖情常有春朝退若無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招宴恩屢至崇重力難勝鴻寶全寧秘冊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宗子

羣書要語周以宗強史天揖同姓秋官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叔傳太宗維翰宗子維城叔詩本支百世文王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曲禮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杜杜綿綿葛藟在河之滸

注葛生於河之滸得其潤澤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詩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杜牧書

詩句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杜哀王孫

古今事實

麟趾信厚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謂紂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宗盟當先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君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左

文昭武穆

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注自祖以下一昭一穆

心居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庇廕本根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文十七

以患而死

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族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招致方術

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好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文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來獻雅樂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被服儒術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召見甘泉宮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與之贊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封事極諫

劉向傳云吾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
以忠被譖

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
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譖愬皆免官

青藜校書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
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
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拾遺記

齊於編人

光武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親之名至或
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朱浮傳

為善最樂

後漢東平王蒼武帝詔曰者問蒼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
樂肅宗即位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召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

小山大山

劉安招隱士詩序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
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
才智著作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
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詩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相樛

援筆成詩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善屬文時鄴建銅雀臺新成大
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錦囊賦詩

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

召見金鑾

賀知章言奉白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召入為樂章而曰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

天子同庚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官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時是為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神宗後即帝位令鑠進士及第為宗室登科第一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贊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宣附宣惠太子輩傳後止敘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傳何耶

進仙源類譜表

呂祖謙

天發慶源衍自支於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今日載蠲上儀交舉竊以建邦啟土曹本出於神明扶世道良德實參於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曆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昭陵在御專以至仁垂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

並緝曠文譜增屬籍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小宗太宗之蕃中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崇成繇宣祖以來盛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洪圖振振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橫焜漾王版闕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君之籍允也同符懿鑠龐洪函生闡懌恭惟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綿延鑒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摹築燬之遵式是不爰對干華且臣等參聯庭采親覩邦祺垂統聿傳陋柳芳永恭之譜休聲遠繼賡石介慶曆之詩

律詩

同子瞻和趙伯充團練韻

黃魯直

金玉堂中寂寞人仙班時得共朝宸兩宮無事安盤石萬國歸

心有老臣家醜可供開口笑待兒工作捧心顰醉鄉乃是安身處付與升平作幸民

外戚

羣書要語瑣瑣姻婭則無無仕節南山有貴戚之卿孟子軒冕

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媯之宜周燕集流車躍馬

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閑門不有椒房之勢同上

古今事實

遠戍母家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尹始禮法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一三

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有禮法都人士

王之元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作亂被誅

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北軍不得入紀通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皆左祖勃遂入北軍逐產殺之
不以私相

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嘉為丞相本傳

為相傲兄

武帝即位田蚡以肺腑為相權移主上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用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恃恩誅族

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昭帝崩迎立宣帝是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藥殺許后霍氏連坐誅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滅者數千家

同日五侯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興自鳳始河平二年王鳳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封其日黃霧四塞

能制外戚

光武閔傷前代權臣大盛外戚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東觀漢記

避椒房嫌

馬援女立為顯宗皇后永平間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

椒房故獨不及援

四姓小學

永平中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學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不私其兄

明德馬皇后顯宗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復異又不錄其勤勞母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宮之家故不著和熹鄧后和帝后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臨終帝世不過虎賁郎

戒外家僭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明德馬后云前過躍龍門上見外象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女軌者更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

尋訪外家

隋文帝外家呂氏甚微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者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世為帝戚

竇氏自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二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昏皆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外戚傳敘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及有娵而紂之滅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唐外戚傳敘

宋子京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

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宗柄移艷私
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汚銖刃元宗初年法行
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名反虜遂喪天下楊氏
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
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闡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
門亦無刀鋸太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
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淑之忠弗緣內寵者自
見別傳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三

建安 祝 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道部

師

羣書要語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戶則弗臣也當其
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
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
怨之學記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學記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曲

禮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語二當仁不讓於師十五凡講問
席間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曲禮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
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老子魯昭公日子既生不
免於水火毋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
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
有子張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
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楊子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同
上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學行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
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尚書前
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韓

古今事實

百世之師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盡心

孔師老聃

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
也吾將往矣家語

遠來求師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難遠道而來
願見百舍重趺而不敢息今吾觀子其聖人也鼠壤有餘蔬注

古今事實

卷之二十三

二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三

曰言不惜物也

束脩為禮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傳授源流

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假館受業

曹爰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告子

不忘其師

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善不失其友注隨會也諫則言聞之

於師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押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注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押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注篋二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禮耳秦也儀也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

相次受業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學士皆師尊

之

從居授學

鉅鹿侯芭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前施絳帳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三

三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禮待不同

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愷悌多智每侯禹常責師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絲竹鏗鏘極樂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兩人聞知各自得也

易已東矣

田何受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吾道東矣

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

夜尋誦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本傳

不稱官閣

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閣劭有慙色

輕東家丘

邢原欲遠游學詣長安孫松松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松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松辭謝焉

學非一師

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學非一師

擔囊負笈

吳商故鄆人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吾之師表

穎川荀淑至真陽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舌耕得粟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拾遺記

貴游知學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白首北尚

賈瓊曰太子文中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尚豈以年乎

門人遭時

王福時雜錄先君門人布在廊廟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待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

薦進其師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息亦由儒訓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李德裕集

不叛其師

韓愈答孟簡書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

師道不尊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知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二程師授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頤字正叔少侍父珣通守南

安軍時濂溪先生周順茂叔為理曹椽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秘

止來學者

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後乃有悟

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

吾道南矣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明

道甚喜。毋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鄰齋師事

呂希哲字源明，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先生，而四方從遊者日益衆。

坐春風立寒雪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三尺。涪陰記善錄

体用之學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彞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彞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彞之力爲多。後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彞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体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明体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体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李薦書。

隨資而教

客有話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曰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儂宕所齎千金染病甚瘡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儆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與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薦書

以子妻之以下係師門議昏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纒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之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壻編其文

昌黎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

墜失文集序

服喪廬墓

以下係爲師服喪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史記仲尼既歿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家語孟子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檀弓注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為師起墳

侯芭從楊雄受大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本傳

弟子無服

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檀弓

古今文集

雜著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

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以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歎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待批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漫醞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其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
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
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爲宗細木爲稱薄樞侏儒椳闌居椳各得其宜以成室屋
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敦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姪
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太論以興逃讒于楚
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

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賄之有
三計班資之崇卑志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之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責沈

陳瑩中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卑則越語可易而爲
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
無物不然人貌乎其間亦一物爾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
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
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醇有之。予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

聞警予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濶於北極，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貳。然後養熟而道疑，山上有水，其進也漸，合抱之榦，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始終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勉戴息，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一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勉之使有成也。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了齋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
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爲
媿非有尊德義之心而以自勝爲強何以及此高文大
筆傳之天下使世之自廣以狹入者有所矜式豈曰小
補之哉紹興甲寅正月申休龜山楊時書

古詩

送區弘或云卽區冊

張籍

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時出爲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刑
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爲博士崎嶇送霸輪

妾薄命

陳無已

此篇蓋爲曾南豐作乃以自表見其不更他師也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爲主
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爲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
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觀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朝士畏已聞其風中年見二
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
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
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人與同歷數况有歸敢
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爲第一手未有百世公
廟器刻科斗寶樽播革蠱緬懷并服士酬獻鳴琤瑤插架一萬
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弦碁酒頗闕供向來一辨香敬爲簪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其已遠千歲幸一逢五世
不可待草露濕寒蛩

詩話

師生俱賢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
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
梅與穰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
合樂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奏琴瑟之聲徹于外

交友

定交 擇交附

羣書要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勿疑朋益豫卦十朋之

龜益卦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係鹿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易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曲禮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表記相觀以善謂之

摩學記子夏曰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檀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學記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

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

有如此者儒行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士有爭友則

身不離於令名並記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親又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伐木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

遊稱其信也曲禮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語朋友數斯疏矣語朋友切切偲偲語上交不諂下交不瀆易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益者三友損者三友易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疏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並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家語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馬家語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後漢王吉傳

詩句相識雖新有故情白集欲迎先倒屣並坐便傾樽劉賓客近世交道喪青松落顏色孟郊途窮見交態杜

定交一見如舊房元齡傳

擇交輕交易絕君子所耻表記比之匪人比卦毋友不如己者語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文中子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子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韓集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孟子

詩句四坐無凡賓李白審友門庭無雜賓孟浩然

古今事實

孔子四友

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以兄事友

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季朝書

雖饑不見

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莊

莫逆於心

子桑尸孟子及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交子

桑尸死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子貢曰彼何人者耶修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久而能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世莫可語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淮南子

結為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列士傳

惡為藥石

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
其毒滋多

同師之友

申屠嘉元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莊子德充符鄭
崇弟立與傅喜同門相友善西漢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
立同門相友

無與為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也

夢中相尋

不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敏便於夜往尋但行
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為刎頸交

廉頗與藺相如為刎頸交

見利賣友

天下以鄙寄為賣友為見利而忘義也

相得甚離

魏兵灌夫兩人相引重相得甚離無厭恨相見晚也

歡如平生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膠漆不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爲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爲忘年友

彌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爲忘年交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山濤與稽康等爲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託其妻子

朱暉與同縣張堪爲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因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結綬彈冠

王吉與貢禹爲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又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何時抵掌

曹修交南都劉損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了笑滌我塵冗

與談必久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宴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

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遇賊不避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同年友善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總角之好

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見侮不較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折節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瑜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

同輿連壁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壁。

契若金蘭

山濤與阮籍，籍康皆一商，契若金蘭。

千里命駕

呂安服籍康，高致，每二相思，輒千里命駕從之。

小人共載

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侃詣之，暉與同乘，見中

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九器也本傳

青雲之交

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時請一言

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為耐久朋

魏元向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為耐久朋

落落晨星見同年門

見其所與

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

如元賓焉韓答李師錫書

出謁更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氈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邵氏錄

約更為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三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

敢優劣之者一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呂獻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墓誌

友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冠萊公左右天子却戎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

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

少日同窓見館賓門

傾蓋相語以下係定交

子華子程本友自郊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子華子

定交杵臼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問交以下係擇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友勝已者

賜也好友勝已者商也好友不勝已者家語

非德不交

趙與閉門却掃非德不交續漢書

師友荀陳

李膺性簡尤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續漢書

所至擇交

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博涿

郡則親盧士幹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耻兵子語

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海錄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選中尚書播

事文類聚前集

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竟得親在堂吾不忍竟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
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上白者夢得於是改刺
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
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
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
不相識落階窅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
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
少媿矣

古詩 以下係擇交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入中道生謗君子若桂
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冬水堅中有潛
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擇友

孟郊

獸中有入性形異遭人隔入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
獸皆有大聖德今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
必戚而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
巧語多非義且苟得若是劬好人堅心如鉄石不諂亦不欺不
奢復不溺面無松色容心無詐憂傷君子大道人朝夕常的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三終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終

摘我園中蔬陶淵明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
綴意益彌韓寄崔立之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杜與源明度
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柳惲厚祿故人書斷絕杜征夫

古今事實

不棄躋履借用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躋履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
左右恠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哉吾悲之與俱出而
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賈子

不棄箸簪借用

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
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箸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箸簪

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箸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韓詩外傳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曰故者無失其為
故也檀弓

班荆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
及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時言復故注班荆
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

重見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恋恋之心昨
到夢鐸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閉心自足矣

綉袍戀戀

范睢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綉袍賜之後睢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綉袍戀戀有故人之意史記

道逢練裙見先友門

斬其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門吏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宮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故人遺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餞數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脫粟見待

公孫洪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質以脫粟覆以布被質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之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麻象肉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故人無子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獨有二夫見故吏門

造門叙舊

孔融造本膺門語門者我是李君通家子弟詳見謁見門

已為鬼錄

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謂百年可長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却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且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魏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

孟酒叙舊

嵇康絕交書云今但欲守陋巷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始合終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潯陽唐大尉說周

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請翟翟不與語

多擢舊交

何晏遷待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迎友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駭善駭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啗飲

故舊難恃

宋何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不推先之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涉義宣事敗係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

自恃宜以此為戒 楊公筆錄

兄弟有契

温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彥博與思魯弟愨楚同直
內史省弟彥將又與愨楚弟遊秦與校祕閣一家兄弟各為一
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唐書

賤必均禮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羈賤必均禮

不私故人

裴均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均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
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均則不
可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
余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柄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
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削月朘矣問別
來幾何則曰二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文才士氣
我爾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幸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為不遇
爾嗟乎侯生命實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

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余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送豆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歿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文皇生人受賜豈非文中子之書始塞而終通乎文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一旦訪龜蒙曰宣中兵荒來人不足天豕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矣吾西而見之龜蒙曰丈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二君致君中興是内外有德於四海也此

行徒東歸乎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詠歌及丞相為朝鉅儒居待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缸而漁有文三十編書數十標未嘗干求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丈人乘間宴語幽文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丈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正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離而書之用以為送

古詩

停雲

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醴園列初榮願言不從嘆息彌襟

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
悠邈。搔首延佇。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
有言。日月于征。安得從席。說彼平生。

感舊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
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
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

傷友

白居易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
友。通籍在金闈。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王
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

志相識。古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
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
律詩

逢謝偃

高適

紅顏創為別。白髮始相逢。唯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
懶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春日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
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聽舊人穆氏唱歌

劉禹錫

魯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
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途中寄友生

羅鄴

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
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
堆樽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
裁得詩憑千里鴈吟來寧不憶吾廬

詩話

別後寄詩

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
聊把花枝當

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
元至褒城亦寄遠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
驛吏喚人驅馬去忽驚身已在涼州
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場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新醞洞庭春寄之
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舊臣
多謝姑蘇賢太守慙慙分送洞庭春
其後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問寄書誦其相忘遠引之意
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上有書來
責我踈愚喚不回
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
塵泥自與雲霄隔
鴛鴦馬難追
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
曾終夕望三台
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
高齋詩話

市交

羣書要語

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谷風有交

際日以奴顏婢膝為曉解岳峙獨立為蒞抱朴子君子不以

色親入情疏而貌親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表記魯連曰權交

者不交貨交者不親戒子拾遺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棄終

乃皆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張九齡書明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

心面友也楊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同上以勢交者勢傾

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廉頗怒客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翟公書門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傳

失勢即去

前漢霍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在故二人相為引重

初附終叛

王荆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荆公聞見錄

制詞毀譽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罷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之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

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子亦撫然而去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常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

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
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
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
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
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
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
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
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
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固

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哉
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
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
干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
之太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余道安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常以齊相之重
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扼
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
文者迺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其忝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
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

識遠雖嘗辱撤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踰嶺惠然見顧其色温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常聞大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爲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爲人軒輊者迺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蓋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愧耳及其告歸以詩爲送

古詩

筮篥謠

李白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抵炊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貧交行

杜甫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况余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重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勿去草行

楊次公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悽悽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

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

息交

羣書要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樂毅

書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陶詞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詩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詩序

詩句故交不過門青草日上堦李白

古今事實

著絕交論

後漢宋穆字公叔著絕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為豐今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衰經秦入豐寺及我為持

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足下相與豈承掾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三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攢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嗉嗜欲無極長鳴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趨與子異域求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父戒其交

王恭王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福後遂不終世說

閉門却掃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門却掃塞門不仕江文通恨賦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三

雜著

廣絕交論

梁劉峻孝標

事源見先友門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皮逝而國子子產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墳篋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伯牙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不能測而朱益州汨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

鷓鴣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虻屈從道汚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之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騷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道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徂詐颺起溪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艾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從其風塵四海豐其燠灼

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鷺雞人始唱鶴蓋蓋如飛鶴成陰高門
且開流水馬后車如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
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將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鍾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
鳧躍颺香鱗萃分鴈鴛之稻梁露玉華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
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摺紳羨其登仙加以
歛頤蹙頰滄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莊子曰惠
施云黃馬驪牛三謂黃驪色爲三也王褒碧雞頌叙溫郁則寒
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

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遁於雲閣攀其
鱗翼正其餘論附騏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言託付而聲名
遠也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離品物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
之悲曲吳越春秋子胥曰河上之歌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恐
懼宣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秋隘刎頸起於苦蓋秋
隘苦蓋言貧賤時也是以伍員灌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
言宰嚭由五負灌溉而榮及張耳陳餘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
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鷺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
衡所以量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鷁魯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事類彙編卷之二十一

視若游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
 銖續微影撒雖共工之蒐戩雖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為匍匐委地折支抵拜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導
 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世毫寡忒是曰量交量度其輕重而交也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均賈嚮故相談譬之於闌闌林向喻之於甘醴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
 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
 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離訟

所聚二釁也名陌饗養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
 懼五交之速尤故王舟威子以檣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
 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
 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
 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駟擊鞞坐客恒滿
 蹈其闥閭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至顧時增
 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有磨越走丹墀者疊跡莫
 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
 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

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斬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驩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羣。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父執先友附

羣書要語父黨無容。禮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曲禮丈人吾

父之友。崔南甫穆氏四子講藝記

詩句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杜

古今事實

父黨造門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叙傳劉孝綽年十

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

造焉。宋本傳

友不答拜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

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之父

友也。雖貴。何得失其為乎。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

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對子字交

與阿戎談 並見年齒門

往見優孟 以下係先友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時屬我貧因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堂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二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主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泣撫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春秋外傳

託以妻子

郈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未生，堪後物故。南陽
餓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
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收養其子

處士樊英有隣人子止英家，每醉嗶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
父臨死以相委，為故收養之。

罪不及子

嵇紹以父得罪，靖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
賢侔卻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
起家為丞。

嵇紹不孤

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不孤矣。

道逢練裙

梁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
振，西華冬月着被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
論，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劉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憐其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
子而牧豕，縱子無耻，奈何先君。

教育其子

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既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

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屬教育之如子集所為或過舉公
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死聞見錄

嫁其二女

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
周卹其家嫁一女焉墓誌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
之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緬我門
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
不檢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父之公着道服出
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古今文集

雜著

先君墓表碑陰先友記

柳宗元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
博而無雜今之世言交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
銘于背如右

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
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附見集末

邵氏聞見錄云柳子厚記其先友為父墓誌意欲著其
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矣又
從而譏病之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好譏議如此則為

尚書郎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其資如此。

古詩

送張興赴舉，興即同年之子。

劉禹錫

爾生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辭天麒麟。今成一丈
夫，坎軻愁風塵。長裙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
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求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
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況今三十載，閱
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
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肅機乃獨秀，武抱亦絕倫。爾今持我
詩，四見二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相，氣力侔
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主賓

館賓附

羣書要語：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同上尊
客之前，不叱狗。曲禮賓有禮，主則擇之。隱七我有嘉賓，鹿鳴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需魚川沫而鳥雲飛，樂是賓主之
相得也。韓文地主歸餼。哀十一

古今事實

為東道主

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用。僖三十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賈驚問曰秦相張君公聞之乎范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買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食客之衆

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嘗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為親也史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列女傳

鷄鳴狗盜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即馳

去變姓名夜半出函谷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趙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臣得知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行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客皆珠履

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為楚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二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魏

馮驩彈鋏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置博舍十日問博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二劍耳又削茅之類可為繩緹把劍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下令逐客

李斯上秦王書曰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為過矣昔繆公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令逐客以資敵國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開館延賢

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給之其後蔡李為相客館丘墟而已

寧逢惡賓見故人門

常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

翟公書門見市交門

且留東閣

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
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雲傳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
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後漢書

坐上客滿

北海孔融性寬容好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
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盛禮待客

崔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饋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勅
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
此後勿過以菜具無為諸子所嗤也華嶠書

賓主相忘

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
詣德公值其上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
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無主客禮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無主客之禮久不相與
語自上天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

設薄主人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辭司馬懿懿陽為昏謬亂其詞因欲自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

豐豐逼人

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豐豐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謝安造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此客不

不妄通賓

袁紹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見英雄傳

見薄不耻

步騭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羌名矯郡之豪族懼其見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羌作食身饗太案殺膳重沓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以小盤飯與之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取致飽乃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耻

噉粗不耻

宗慤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必方丈而為慤設粟米菜菹謂客曰宗軍人貫噉粗食慤致飽而退它日為豫州刺史業為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避遠賓客

唐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汚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洛源墅自放山野優游窮年

欲授子經以下係館賓

漢孫寶御史大夫張忠辟賢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峙不能禮賢

謝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不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教諸生嚴

呂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名千之伯強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夜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正獻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交兒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家傳

館於府第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但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師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

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備人耳聞見錄

子陪大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

女嫁門賓

孫賁公素昔為程宜徽門賓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坡嘗以詩戲之

狎遊縱飲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

年少處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伯完編

館賓教走

秦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錫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目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鬻字柔直者抱負不荷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

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某等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作壞了。非賊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山自是有召命。朱子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東北道主

秦音圖鄭人謂秦蓋舍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

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信鄉以一身從。我不如以一郡為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指弇曰。是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至。後人罕引用之。容齋隨筆。

古詩

寄黃充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

陳師道

律詩

絕句

陳師道

書當快意讀易畫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懷百
歲幾時開

詩話

賓客炎涼

唐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謔賦詩曾不避李林甫
之害嘗為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
如何及罷相又為詩曰避權仍罷相樂聖且啣盃借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寃之

贈以女奴

以下係館賓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婿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
之曰慈懃洗濯加培埴莫遣在枝亂出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

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庖蛙煎鱔

山谷戲答史應之云歲晚亦無雞可割庖蛙煎鱔薦松醪以應
之嘗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尔前輩嘗有詩曰來朝為送先
生飯丁夜泔溪捉鱔魚

館賓為守

趙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召致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
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
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惟在立談間

館賓遭遇

王奇漢謀有聲場屋為李文定客又定薨乃章聖臨奠見屏間

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
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鴈, 聲, 不, 到, 歌, 樓, 上, 秋, 色, 偏, 欺, 客, 路, 中, 愛, 之, 即, 召, 見, 占, 對, 稱, 旨, 特, 許, 赴, 殿, 試, 謝, 詩, 曰, 不, 拜, 春, 官, 為, 座, 主, 親, 逢, 天, 子, 作, 門, 生.]

